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五編 第三冊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研究

魏千鈞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五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3冊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研究

魏千鈞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研究／魏千鈞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101〕

目 4+19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五編：第3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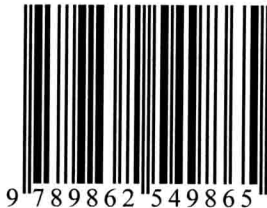
ISBN：978-986-254-986-5（精裝）

1.（清）顧棟高 2.春秋（經書） 3.研究考訂

011.08

101015058

ISBN-978-986-254-986-5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五編 第三冊

ISBN：978-986-254-986-5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研究

作 者 魏千鈞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十五編 26 冊（精裝）新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研究

魏千鈞 著

作者簡介

魏千鈞：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碩士，目前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指導教授為何澤恆教授。曾任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編輯助理。著有《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研究》一書，並發表〈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研究〉、〈上博二民之父母與禮記孔子閒居中「五起」順序優劣評議〉、〈左傳諸侯五月而葬說考辨〉等學術論文。

提 要

《春秋大事表》一書在《春秋》學史上有其重要性，但之前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本論文旨在全面考察此書特色與優缺點等問題。首章先對顧棟高的生平和《春秋大事表》的內容架構、成書經過有所論述。繼而從體裁編纂的角度切入分析，關注顧棟高在編纂各表時，並非隨意綴輯，而是用經緯史的觀念來統攝各表，即史是變動的，必須透過觀察，瞭解其中變化的意涵，變動的史終究要回歸不變的經，也就是聖人透過《春秋》以垂教。顧棟高研究春秋，便是先從歷史下手。歷史的各種層面中，他又特別重視曆法和地理，用此建構春秋的客觀存在，有助於瞭解歷史事件的發展和意義，藉此探求《春秋》書載的真義。有了春秋的時空座標軸後，則可以進一步分析春秋的歷史。全書有關歷史的表可分成禮制、政治、軍事、世族、人物等類，將春秋各種「大事」都含括在內。《大事表》中對於時空和人事的分析，可說是對春秋歷史的探討。歷史的框架最終仍要回歸到經學的統攝，所以書中對於《春秋》經、傳、注的相關問題，也有詳細的探討。論文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即據此將各表分成時間地理的考證、人事的歸納分析、經學的研究三方面，深入探討書中各表的體例、用意和優缺點。

論文的第五章先歸結和析論歷來學者對《春秋大事表》的評價，接著分析此書的特色。全書展現了表體的彈性調整的特色，又有論說考辨強化深度，是相當成熟的著作。至於顧棟高選擇表體編纂《春秋大事表》的原因，和主張用屬辭比事解釋《春秋》有關。顧氏反對一字褒貶之說，主張綜觀春秋歷史脈絡，結合客觀的時空等因素來評斷褒貶。表體具有透過排比史事來揭露歷史的脈絡的特性，就此而言顧氏選擇史表作為體裁的用意不言而喻。論文最後從綜觀全書的角度客觀分析其中的優缺點，衡量其中的得失，進而肯定《春秋大事表》在春秋學史上的重要性。

凡 例

引用中華書局本《春秋大事表》時，若標點符號更動而文意未有變動，如逗號改分號、句號改驚嘆號或問號之類，本文一律逕改不附注。其他明顯之標點錯誤或斷句錯誤，引用時則出注說明。

引文之文句有用小字夾注者，本文引用時改用「〔 〕」加以標識。另筆者自行附註說明、插注時，則用「（ ）」加以區分。

稱引古今學者及師長之說，除孔子、孟子等沿用習稱外，一律直書姓名，即《春秋大事表·凡例》所謂「庶使人一見瞭然，非敢唐突前輩也」之意。



目

次

凡 例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顧棟高生平傳略	1
一、生平及治學過程	1
二、相交遊的學者	4
三、著作及文章	6
第二節 《春秋大事表》的內容架構、成書經過與 流傳版本	8
一、《春秋大事表》的內容架構	8
二、《春秋大事表》的成書經過和編纂的學術 背景	9
三、《春秋大事表》的流傳版本	16
第三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	17
第二章 《春秋大事表》諸表分析（上）——褒貶 評斷的座標：春秋時間與地理的考證	25
第一節 天文朔閏類諸表	25
一、〈時令表〉	25
二、〈朔閏表〉、〈長曆拾遺表〉	28
三、〈天文表〉	33
第二節 地理類諸表	38

一、〈列國疆域表〉	38
二、〈列國爵姓及存滅表〉	40
三、〈列國犬牙相錯表〉	41
四、〈列國都邑表〉、〈列國山川表〉、〈列國地 形險要表〉	45
第三章 《春秋大事表》諸表分析（中）——春秋 人事的分類與歸納：禮制、軍事、政治、 世族、人物等表	53
第一節 禮制類諸表	54
一、〈吉禮表〉	55
二、〈凶禮表〉	60
三、〈賓禮表〉	63
四、〈軍禮表〉	65
五、〈嘉禮表〉	66
第二節 政治類諸表	68
一、〈列國官制表〉	69
二、〈刑賞表〉	73
三、〈王迹拾遺表〉、〈魯政下逮表〉、〈晉中軍 表〉、〈楚令尹表〉、〈宋執政表〉、〈鄭執政 表〉	75
第三節 軍事類諸表	86
一、〈田賦軍旅表〉	86
二、〈爭盟表〉	88
三、〈交兵表〉	93
四、〈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	101
五、〈左傳兵謀表〉	102
第四節 世族類諸表	104
一、〈列國姓氏表〉	106
二、〈列國卿大夫世系表〉	111
第五節 人物類諸表	113
一、〈亂賊表〉	113
二、〈人物表〉	116
三、〈列女表〉	123

第六節 其他諸表	124
一、〈城築表〉	124
二、〈四裔表〉	130
三、〈五行表〉	133
第四章 《春秋大事表》諸表分析（下）——從歷史回歸經學：對《春秋》經、傳、注的研究	137
第一節 對《春秋經》的研究	137
第二節 對《春秋傳》的研究	145
一、〈三傳異同表〉	145
二、〈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	150
第三節 對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的研究	158
第五章 《春秋大事表》的總評覽	163
第一節 歷來學者對《春秋大事表》的評價	163
第二節 《春秋大事表》的特色——再探表體的相關問題	170
一、《春秋大事表》表體特性的展現	170
二、以表為體的原因——屬辭比事探究經義的方法	171
第三節 《春秋大事表》的優缺點	175
一、《春秋大事表》的優點	176
二、《春秋大事表》的缺點	178
第六章 結 論	183
參考書目	18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顧棟高生平傳略〔註1〕

一、生平及治學過程

顧棟高，字震滄，又字復初，晚年自號左畬，江蘇無錫人，生於清康熙十八年(1679)。二十一歲時，父親去世。康熙六十年進士，授內閣中書。雍正元年（1723），受世宗引見，但因奏對越次而遭罷職。雍正八年（1730），應河東總督田文鏡的聘請，撰修《河南省志》。〔註2〕雍正十三年（1735），江蘇巡撫顧琮舉顧棟高應博學鴻詞，未第。〔註3〕乾隆七年（1742），掌教淮陰書

〔註1〕關於顧棟高的生平傳略，《清史稿·儒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及吳樹平〈顧棟高和他的春秋大事表〉（收入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有詳細的介紹，以下傳略部分主要參考此二篇而成，並據其他相關資料予以增補。傳略引用《清史稿》及〈顧棟高和他的春秋大事表〉處不另出註，據其他資料增補之處則加註說明出處。

〔註2〕顧棟高於《春秋大事表·春秋時晉中牟論》自述：「雍正八年春，余應河東田制臺聘修河南省志……」（頁550）。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2年，影印武英殿本）於〈史部·地理類·河南通志〉記載：「雍正九年，河東總督田文鏡承命排纂，乃延編修孫灝、進士顧棟高等，開局蒐討。」（卷6，頁59上），則與顧氏自述相差一年，附誌於此。

〔註3〕顧棟高於雍正十三年受顧琮推舉，見載於清·王藻、錢林：《文獻徵存錄·卷五》（收入清代傳記叢刊第10冊，臺北：明文書局，民國74年），頁775。此外清·諸可寶：《疇人傳三編·卷一·國朝補遺一》（收入清代傳記叢刊第34冊）亦載：「（顧棟高）乾隆初元，舉博學鴻詞未第。」（頁278）記及顧棟高此次未第，而時間則晚前說一年。

院。〔註4〕乾隆十一年（1746），在淮安志館撰修《淮安府志》。乾隆十五年（1750），高宗詔內外大臣推舉經明行修之士，大理寺卿鄒一桂推舉顧棟高，十六年（1751）時授與國子監司業職，但他因年老無法任職辭謝，於是改賜司業銜以示表彰。〔註5〕當時正逢皇太后大壽，顧棟高入京祝賀，受到高宗召見。他首先提及吳地敝俗，希望皇上躬行節儉以改善風俗，高宗聽了十分嘉許，賜七言律詩二首。〔註6〕乾隆二十二年（1757），高宗南巡時再次召見，加祭酒銜，並賜御書「傳經耆碩」四字。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於家中，享年八十一歲。

顧棟高爲人個性正直，如上引皇太后大壽，顧棟高受高宗召見，並不歌功頌德，反而要求高宗應該要節儉以示海內。此外《郎潛紀聞二筆》中〈顧棟高奏對質直〉記載：「無錫顧震滄先生棟高，舉經學入都，荷蒙召見。面諭云：『看汝年衰，是以準令回籍頤養，將來朕巡幸江南，尙可見汝。』顧奏云：『皇上還要南巡嗎？』高宗默然。旋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先生奏對質直，固不改經生醇樸之氣，而聖天子優容宿學，度量與天地同符已。」〔註7〕此條記載顧棟高乾隆十五年時，因鄒一桂薦舉而受高宗召見，皇上見其年老令其回鄉養老，他反而說「皇上還要南巡嗎？」來質疑高宗屢次南巡之事。可見顧棟高性情樸直，所以《郎潛紀聞二筆》稱其「不改經生醇樸之氣」。

關於顧棟高的治學經過，《春秋大事表·總敘》中曾自述：「憶棟高十一歲時，先君子靜學府君手抄《左傳》全本授讀，曰：『此二十一史權輿也，聖人經世之大典於是乎在，小子他日當志之。』年十八，受業紫超高先生，時先母舅

〔註4〕據《春秋大事表·春秋絕筆獲麟論》自述：「余作此論，當乾隆之辛酉在鄧年丈悔廬學使署中……越明年掌教淮陰書院……」（頁2439）乾隆之辛酉即乾隆六年，則其掌教淮陰書院在七年。

〔註5〕當時同受推舉的四十多人中，只有顧棟高、陳祖范、吳鼎、梁錫璵四人被認為名實相符而授與國子監司業之職。

〔註6〕此二首高宗御題詩見於《春秋大事表》（臺北：廣學社印書館，民國64年，影印同治十二年山東尚志堂刻本）卷前，一首爲：「老不中書尚著書，皤然鶴髮被簪裾。澹辭待詔來金馬，榮爲通經到玉除。詎曰宸嚴常穆若，欲諮民隱便傷如。題屏合傲王家例，一語還淳足起予。」另一首爲：「文章風雅數東吳，誰似沈潛味道腴。爲慕談經虛左席，用宏錫類慰慈烏。從教馬鬣榮光賁，要使蓬門義路趨。不是沉香呼學士，貂璫扶掖重醇儒。」本書採用《春秋大事表》之版本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爲主，引用此本時不另出註；但使用其他版本時，則加註說明。

〔註7〕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385。

霞峰華氏方以經學名世，數舉《春秋》疑義與先生手書相辨難，竊從旁飮聞其論，而未心識其所以然。二十一，先君見背，讀《儀禮·喪服》，旁及《周官》、《戴記》，而於《春秋》未暇措手。年二十七、八，執筆學爲古文，始深識《左氏》文章用意變化處……」（卷前，頁1）可見顧棟高從小就由父親教導《左傳》。他進一步接觸到《左傳》的疑難問題，則要到弱冠後聽老師和自己的舅舅相互辯論《春秋》疑義。顧棟高的老師高愈，字紫超，無錫人，乃明高攀龍之從孫，對經學頗有研究，撰有《周禮集解》、《小學纂注》等書。顧棟高的舅舅華學泉，字天沐，號霞峰，無錫人，對經學亦頗有鑽研，撰有《讀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考》、《春秋疑義》、《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等。〔註8〕顧棟高雖然在二十歲左右從老師和舅舅身旁聽聞到許多《春秋》疑義的辯論，但是卻「未心識其所以然」。父親過世，顧棟高居喪讀《禮》，對《儀禮》、《周禮》、《大戴禮記》都有所涉獵，對於《春秋》則未能覽讀。〔註9〕父親過世後，教導顧棟高的責任便落到母親和舅舅的身上，華希閔在〈顧母華太夫人八十壽序〉上便說：「震滄蚤歲失怙，而卓然能自振拔者，得舅氏及母夫人之教也。」

〔註8〕吳樹平〈顧棟高和他的春秋大事表〉一文稱據《無錫金匱縣志》列高愈所撰之書有《讀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而華學泉則列《春秋類考》、《儀禮喪服或問》。然翻閱清·裴大中等所著《無錫金匱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21冊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59年，影印光緒7年刊本），書中列高愈之著書有：《周禮集解》24卷、《小學纂注》6卷、《老子道德經解》、《薛胡羅三先生要語》（卷39，頁20下），而華學泉則撰有：《讀易偶存》6卷、《春秋經傳日鈔》28卷、《春秋類考》12卷、《春秋疑義》2卷、《增訂周禮集解》24卷、《儀禮喪服或問》1卷、《老子疏義》2卷、《楞嚴疏鈔》10卷、《霞峰文鈔》2卷（卷39，頁20下），與吳說差異頗大。且吳樹平於兩人所撰書目皆列《儀禮喪服或問》一書，頗疑有誤。根據《清史稿·儒林傳》記載，高愈撰有《讀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頁13114），而《清史稿·藝文志》記載華學泉亦有《春秋疑義》（頁4245），疑《清史稿》其中一說應有訛誤。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著錄，華學泉有《春秋類考》12卷、《春秋疑義》1卷（卷31，頁12上），則《儒林傳》中所載高愈的著作中，《春秋疑義》應是華學泉所撰，此外《春秋類》不似書名，應是華學泉《春秋類考》之誤。此外《無錫金匱縣志·儒林傳》更明載：「學泉尤以經學著，所著《儀禮喪服或問》，高愈亟稱之。」（卷21，頁27下）其說似較可信，《清史稿·儒林傳》或誤將華學泉所撰之書列為高愈所撰，而吳樹平又據誤而引。故此處二人所撰書目宜據《無錫金匱縣志》為正。

〔註9〕吳樹平於〈顧棟高和他的春秋大事表〉中說：「顧棟高二十一歲時，父親去世，當時他學習《儀禮喪服》，旁及《周禮》、《禮記》，但于《春秋》也未嘗釋手。」（頁5）恐怕是誤解「未暇措手」之意。

〔註10〕顧棟高到二十七、八歲之後，才對《左傳》中的文章筆法及相關問題有所體悟，從此便全力鑽研《左傳》。《郎潛紀聞二筆》記載他讀《左傳》的情況：「無錫顧祭酒少治《春秋》，篤好《左氏》學，晝夜研誦，輒未暫輟。偶懷忿憶，家人以《左傳》一卷置其几上，怡然誦之，不問他事。自壯至老，懃懃訂述，常若不及。夏月閉戶不見一客，卸衣解襪，據案玩索，膝搖動不止。每仰視屋梁而笑，人知其一通畢矣。」〔註11〕可見顧棟高的生活完全沈浸在《左傳》的世界裡。除了精通《左傳》外，顧棟高也曾對三《禮》用力甚勤。《無錫金匱縣志》記載：「華孳亨字子宏，與棟高並習《儀禮》，嘗畫宮室制度於棋枰，以棋子記賓主升降之節、器物陳設之序，如以身揖讓進退其間。」〔註12〕從中可見顧棟高和華孳亨一起學《儀禮》的情境。關於學習三《禮》的經過，顧棟高亦有自述。《春秋大事表·天子諸侯喪已廢絕于春秋時論》說：「余年二十一執先府君喪，讀喪禮，嘗恨《儀禮》獨詳于士，不獲觀天子諸侯之全。……嘗欲彙萃三《禮》、大小《戴》、《春秋》三傳及鄭、賈諸儒《儀禮》註疏，推類及天子諸侯者，哀輯成書，以補《儀禮》之闕，因循未逮，迄今老矣。」（頁1559）此外《春秋大事表·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亦述及：「余年十八歲執經高先生，即令讀《周禮》。二十一，先府君見背，從授〈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已而漸及通經。」（頁2565）可見顧棟高拜高愈為師時即從其學《周禮》，後逢父喪而學喪禮。顧氏本有鑑於《儀禮》缺天子諸侯的禮節，欲補輯其闕，但最後卻未完成，應是後來將精力完全投入研究《春秋》的關係。〔註13〕

二、相交遊的學者

顧棟高學問的奠基，得力於老師高愈和舅舅華學泉甚多。除此之外，顧氏和當時許多學者亦有所往來，互相討論學問，對於顧棟高的學術見解應有

〔註10〕清·華希閔：《延緣閣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九輯第1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清雍正刻本），卷6，頁34下。

〔註11〕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頁462。

〔註12〕清·裴大中等著：《無錫金匱縣志》，卷21，頁29下～30上。

〔註13〕盧見曾在〈五禮通考序〉（見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前，臺北：新興書局，民國59年，影印光緒六年九月江蘇書局重刊本）中說：「（顧棟高）曾為余言：『少時嘗欲鈎貫《六經》，作《周官聯》一書，未就。』余亟贊之曰：『子速成之，吾為子任剞劂之費。』會余以事謫徙塞外，而顧君有《春秋》之纂述，遂不果。」（頁5上）「《春秋》之纂述」即指《春秋大事表》一書，可見顧棟高後來的確將心力完全投入研究《春秋》之中。

相當的影響。眾多學者中，較有名氣的有方苞、李紱、盧見曾、秦蕙田、程廷祚、惠棟等人，今分述如下。〔註 14〕方苞於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書成後曾爲之作序，書後附錄亦有〈望溪先生手柬〉一則，可見兩人來往情況。李紱和顧棟高在學術上曾有所的討論，他在〈答顧震滄〉〔註 15〕信中述及一別三年不見，當找機會再行拜訪，並在信中討論《春秋》以及編輯《荊公年譜》當慎重取材的問題。值得注意李紱在信中說「《春秋》頭緒棼如，得好學者閒中排比，又加論斷，可謂抱遺經究終始矣。」〔註 16〕其中所指即是《春秋大事表》一書，可知顧棟高已將《春秋大事表》拿給李紱看，李紱便稱讚他「抱遺經究終始」。顧棟高和盧見曾十分熟識，盧見曾在爲秦蕙田《五禮通考》寫的〈序〉中說：「通籍後，同年顧君震滄學問淵博，尤邃于經，余前任兩淮，延顧君教子……」〔註 17〕足見盧見曾對顧棟高十分器重，特延聘他教導自己的兒子。此外《述菴先生年譜》記載：「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無錫顧震滄司業來揚州，以所注《尚書》屬考定，居數月。」〔註 18〕說明顧棟高在晚年完成《尚書質疑》後，曾拿書拜訪盧見曾，並請其考定其中問題。至於秦蕙田和顧棟高的往來，《春秋大事表·附錄》中有〈寄秦子樹澧京邸三十韻兼柬蔡子宸錫、吳子大年〉以及〈樹澧答和〉二詩，即顧棟高和秦蕙田相互贈答之作。據《清儒學案·味經學案》所錄〈答顧復初司業論《五禮通考》書〉〔註 19〕，知顧棟高曾對秦蕙田的《五禮通考》提出印行和編纂的相關意見，秦蕙田回信表示「足徵誨我之深，唯是尙有所疑，不得不臚列就正」，對相關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上可知顧棟高和秦蕙田兩人相交十分熟稔。至於程廷祚和顧棟高的交情，《春秋大事表》附錄中有〈程啓生贈詩五十五韻〉一詩，程氏表

〔註 14〕關於和顧棟高往來學者的詳細名單，可參考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臺北：世界書局，民國 55 年）卷 56〈震滄學案〉以及《春秋大事表》卷前的鑒定校閱名單。

〔註 15〕清·李紱：《穆堂初稿》（收入《李穆堂詩文全集》，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辛卯珊城阜祺堂重刊本），卷 43，頁 23 上～24 上。

〔註 16〕《春秋大事表·附錄》中〈穆堂先生手柬〉說：「《春秋》一書棼如亂絲，得好學深思如年兄者，閒中排比，并爲著論，可謂抱遺經究終始矣。」（頁 2777），繫手柬於己未年（乾隆四年），而和〈答顧震滄〉此段文辭稍異。

〔註 17〕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前，頁 5。

〔註 18〕清·嚴榮：《述菴先生年譜》，轉引自曹江紅：〈盧見曾與乾嘉學派〉（《史苑》第十期，此爲電子期刊，載於中華文史網〈<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DZQK/WSWZK/epaper-content.jsp?inford=9733&tempChannelid=891>>）

〔註 19〕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 67，頁 11 下～14 上。

露彼此的過往情誼以及對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的讚賞。顧棟高和吳派領袖人物惠棟亦有交往，今雖未見兩人來往之書信，但顧棟高曾為惠棟的《後漢書補注》作序，則兩人之相交亦略可推知。以上諸學者中，方苞、李紱、盧見曾、秦蕙田、程廷祚更參與《春秋大事表》的鑒定校閱。顧棟高與這些優秀的學者交往問學，對他的識見有一定的開拓和影響，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三、著作及文章

關於顧棟高的著作，最爲人所熟知者即是《春秋大事表》。另外根據《清史稿》的記載，還有《尚書質疑》2卷、《毛詩類釋》21卷《續編》3卷、《大儒粹語》28卷。〔註20〕上列三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皆有所評論。《四庫提要》對《尚書質疑》評價不高，認為：「其例不載經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爲數凡四十有一，大抵多據理臆斷，不甚考證本末。」〔註21〕故只將之列爲存目。至於《毛詩類釋》，《四庫提要》則有較好的評價，謂：「此書則採錄舊說，頗爲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於說詩亦不爲無裨也。」〔註22〕至於《大儒粹語》一書，實非顧棟高所作。武英殿本《四庫提要》記載《大儒粹語》的作者曰：「國朝顧棟南撰。棟南字季任，又字未餘，吳江人。」〔註23〕而浙江書局本《四庫提要》（以下簡稱浙本）則作：「國朝顧棟高編。棟高字季任，又字未餘，吳江人。」〔註24〕同治七年廣東書局本（以下簡稱粵本）則和武英殿本記載相同。〔註25〕關於《大儒粹語》一書之作者，應以武英殿本及粵本爲是：一、根據《四庫提要》的體例，已見著錄的作者，不需再記述其字號及爵里，而稱其有某書，已著錄。所以《毛詩類釋》、《春秋大事表》二書，《提要》皆稱：「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大儒粹語》若爲顧棟高所作，卻仍載其字號和爵里，則和體例不合。二、《大儒粹語》的作者，《四庫提要》稱其「字季任，又字未餘，吳江人。」明顯和顧棟高之字號、爵里不合。三、佐以地

〔註20〕關於《春秋大事表》一書之論述詳見下節。

〔註2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4，頁27下。

〔註2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頁37下。

〔註2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97，頁22上。

〔註2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影印浙江書局本），頁825。

〔註2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78年，影印同治七年廣東書局本），卷97，頁22上。

方志的記載，《無錫金匱縣志》著錄的顧棟高著作中，並無《大儒粹語》一書。至於《吳江縣志》中著錄有顧棟南所著《大儒語錄》一書，〔註 26〕應即《提要》所著錄的《大儒粹語》。綜合三點而言，《大儒粹語》一書作者應是顧棟南，絕非顧棟高，浙本因「高」和「南」字形相近，遂有手民之誤。〔註 27〕粵本雖據浙本翻刻，但以武英殿本加以參校，故修正此訛誤。浙本之誤影響頗大，《國史文苑傳稿》、《清史列傳》、《國朝先正事略》、《清史稿》、《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等據以稱顧棟高著有《大儒粹語》，並云其所學合宋、元、明諸儒門徑而一之，援新安以合金谿，為調停之說，蓋皆以未加考覈而致誤。

除上列諸書外，據前所述，顧棟高亦曾參與《河南通志》、《淮安府志》兩種地方志的編纂。根據《無錫金匱縣志》所載，顧氏還有《毛詩訂詁》30 卷、《儀禮指掌宮室圖》、《司馬溫公年譜》10 卷、《王荊公年譜》5 卷及《萬卷樓文集》12 卷等書。〔註 28〕以上諸書除《儀禮指掌宮室圖》無傳本外，《毛詩訂詁》、《司馬溫公年譜》及《王荊公年譜》今日皆有影印本傳世。至於《萬卷樓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則藏有抄本。無錫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亦藏有《萬卷樓賸稿》，疑為《萬卷樓文集》的稿本。據華希閔所作〈顧震滄制義序〉，顧棟高似乎長於制義之文，並編成書傳世，華希閔更稱讚：「震滄之文能百斛獨扛，而又善取題神於隱躍有無間，澹而旨，樸而文，令人久讀不厭。」〔註 29〕顧氏之文，翻檢清人文集總集，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收錄最多，除收《春秋大事表》書中的幾篇論外，還有〈六經不及貨泉論〉、〈汴宋歷朝錢文輕重記〉、〈郊祀分合議〉、〈書適孫葬祖父母承重弁後〉、〈兵論上、下〉、〈常制小敘〉、〈讀管子乘馬篇〉、〈荒政不弛刑論〉、〈漕運小敘〉等文章，從中可見顧棟高文章之規模。

顧棟高著作豐富，範圍更涵蓋經學、方志、年譜等領域。不過眾多著作當中，最被重視的還是其畢生心血所成的《春秋大事表》。

〔註 26〕清·倪師孟等纂：《吳江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163 冊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59 年，影印石印重印本），卷 46，頁 9。

〔註 27〕關於此一疑點，曾承北京中國社科院歷史所陳祖武先生來臺時當面告知其曾閱及《大儒粹語》一書，作者應是某位姓顧的學者，而非顧棟高，但已忘記確切名字。惜臺灣各圖書館未藏有此書，故不能翻檢查覈。本文謹就《四庫提要》之體例及方志所載加以辨駁。附誌於此，並對陳祖武先生之指教謹致謝忱。

〔註 28〕清·裴大中等著：《無錫金匱縣志》，卷 39，頁 22 下。

〔註 29〕清·華希閔：《延綠閣集》，頁 677。（《延綠閣集》原刻本此頁無頁數，附上《四庫未收書輯刊》編排之總頁數。）

第二節 《春秋大事表》的內容架構、成書經過與流傳版本

一、《春秋大事表》的內容架構

《春秋大事表》一書，前有顧棟高之總敘，以及方苞、蔣汾功、楊椿、楊繩武、華希閔的序。序後則有顧棟高自輯的〈春秋綱領〉一篇，大體敘述對前儒論《春秋》書法義例的看法和意見。此外還有凡例二十條，羅列編輯《春秋大事表》時所依循的體例規則。至於《春秋大事表》的篇章，據〈總敘〉所言「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說明全書有五十篇表，共六十四卷。除了這五十篇表外，〈春秋列國險要表〉後有〈春秋列國地形口號〉，〈春秋嘉禮表〉後有〈春秋五禮源流口號〉，共有兩篇口號。每篇表及口號前都有一篇說明該篇用意的敘，再加上〈時令表〉及〈列國疆域表〉兩篇後敘，全書共有敘五十四篇。書中除了表、口號及敘之外，有些篇後會附上相關問題的說論考辯。根據吳樹平的統計，說論考辯共有七十七篇，〔註30〕《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說：「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爲辨論，以訂舊說之謬，凡百三十一篇。」〔註31〕兩家所言皆是根據《春秋大事表》書前目錄中的「敘說論考辯目錄」〔註32〕統計而來，不過《四庫提要》所言之數並未扣除五十四篇敘，吳樹平則將五十四篇敘扣除故有七十七篇說論考辯之數。然「敘說論考辯目錄」所列的篇目，實少列〈春秋時晉中牟論〉、〈春秋時楚豫章論〉及〈春秋大夫無聲而賜氏論〉三篇，故《春秋大事表》應有說論考辯共八十篇。〔註33〕

〔註30〕 吳樹平：〈顧棟高和他的春秋大事表〉，頁7。

〔註31〕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29，頁29上。

〔註32〕 中華書局點校本已改用重新編排之目錄，而無敘說論考辯目錄，廣學社影印本則存此目錄。

〔註33〕 《四庫提要》及吳樹平統計之數皆因敘說論考辯目錄少列三篇論而誤。此外，《四庫提要》此處仍有兩點錯誤：一、論辨凡百三十一篇之數，應扣除敘的篇數，因為《提要》既說論辨乃「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則不應將敘說論考辯目錄中各表之敘列入統計。二、《提要》言「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爲辨論……」然而《春秋大事表》一書的附錄所收乃〈輯《春秋大事表》竟漫爲長歌繫其末〉以及多位學者寫給顧棟高的書信，並非指敘說論考辯諸篇。蓋原目錄中附錄下接著列敘說論考辯目錄，《四庫提要》應是受此誤導，未經覈實而有是說。